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九至五十二

詳校官内閣中書臣李采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孫炯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九

明 周復俊 編

雜著

即位告天文 漢先主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歴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

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荅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與羣下教　　諸葛亮

大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

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諸葛武侯廟古栢文　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栢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攢柯垂陰分翠開明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茵凡草不生古色天風蒼蒼泠泠魯到靈山老栢縱橫亦有大者莫之與京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為真斯廟斯栢實播芳馨

誡子元膺文　　偽蜀王建

永平二年漢州什邡縣獲銅牌上有六十二字建嗣子更名元膺字昌美符銅牌膺昌之文建以元膺年少權重命文士為文誡之曰

吾提三尺劒化家為國親決庶獄人無枉濫恭儉畏慎勤勞慈惠無一事縱情無一言傷物故百官吏民愛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襁褓富貴不知創業之艱難更汝之名上應圖讖勿驕勿矜勿盈勿忌惟敬惟誠惟謙惟和内睦九族外安百姓赤心待羣臣恩信愛士卒刑

罰人之命也無徇愛憎姦邪國之賊也無信纔構絶畋遊之娛察聲色之禍然後能保我社稷君我民臣吾蚤莫戒最恐汝遺忘當置於几案出入觀省

下蜀國教　　孟知祥

取威定霸乃公侯權變之方捨爵策勳乃皇王敘酬之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河奄有全蜀之封部儻不從權而徇衆則稽錄効以報功令禀命於中朝得專制而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旌鉞之

殊榮自領成都于茲半紀窮奢極侈固斷意而不為講武教民在安邊而有作往歲方勤述職務保永圖不幸諸藩構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功運策兵僚咸展出奇之略因興武旅分蕩渠魁累破竹以焚枯連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庶吏推誠咸著勲勞豈忘獎荅一昨聖上以顯分忠佞遂降冊封礪岳帶河銘大君之異寵輅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墨制上自屏藩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黜陟幽明許先行

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事之人必無患於不均庶有覬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錄民詞按此為張忠定公詠作　　宋阮昌齡

景德三年秋九日蜀民康平上欲天下皆如蜀也遂召我公以歸將行僚吏儒士泊外學之人咸發謌詩以稱道盛德而民吏謠頌無以上達屬邑吏陳留阮昌齡錄其民詞以獻

國無忠貞遐僻孰禦治非禍亂英雄孰覩順賊始平焚

溺無主帝聞憫然曰公汝處公不宿命臨機威撫若潦
而暘若旱而雨若饑而哺若嬰而乳氛沴廓清餘梟尚
翕元戎矜功沉吟翫侮公氣如虹言發樽俎膽肝四落
再造蜀宇廻車未停賊熾復舉賢臣迭治秦豎孰愈公
在雍都帝憂密諭捧詔秣馬足不入户炎風劒山五日
而度公之來尸一從舊矩公之至日衙從雲委旦驅暮
警執刃挾矢公曰自疑民疑何弭擯而去之權震千里
公至之始獄不容質躬詢親決百不留一禁倖塞姦削

枝從實以今方舊年不及日偺闕遺則五門三閾朝西
豖天規號弗革公為偏署州郡之式盡革舊制以斷民
惑玉壘之西禽戎獸夷公爵其帥誠而禮之刻巳削俸
以懷以綏萬里兗醜縻之軒墀翹翹錯薪歲貢霧臻文
翁遠矣蜀秀無聞公薦其三張及李吹張達翩然凌雲企慕承
化儒風大振大會舊規革偃波馳公曰頓拒民其怨咨
萬衆所集必布姦欺首罪一夫路無拾遺西戎之利星
精月駟舊貫峻嚴千不一至公寛其法鵝聯鱗萃蜀蠶

奮種葉價日聳公教種桑艣疇庇壠歲不外求懽聲四

踴豪居大宅覆溝侵陌輪蹄梗蔽姦宄遁匿公直繩

廓然四闢周伯麗天帝億宋年訛言勃興咫步萬傳公

誅狂魁風清兩川公醼賓友弗鼓弗鍾奕棊排星鳴稍

疊鋒爾威爾暇權在其中公歸内署弗跣弗寐夜息書

行集寅衙未必躬必親孰敢懈易蜀腰川頭春酣玉柄

妙音俊毫惠黠修整公堂蕭然鍊眞弔影雷足跡金盜

機眉針奇名怪狀水陸之琛宮室罄然左書右琴無私

於身不欺于人甲高無間毫纖必均遊之如海視之如春吾不知其仁我用既給我倉既溢子孫孝悌牛羊蕃息刑不横及吏不相賊吾不知其德言發座右事在逺夷法成筆下名行九圍從權約制不間洪徽吾不知其機賢愚必察親酬一平見始窮末罄理盡情若有鑑水若經權衡吾不知其明曰帝有詔公拜以愉爰膏其轄爰飼其駒曰鰥曰寡晨不俟夜胥立泣俟縶公之馬曰童曰艾昬不俟晨驚呼踴走招公之轅有曰弗可虛席

黃扉彼濟天下我亦隨之兩康吾蜀公豈弗思公馬既逸萬涕交頋頋繪神姿頋葺生祠青山碧阜頋留兩碑

錄二叟語　何耕

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設土牛而磔之謂之班春所從來舊矣其說蓋微見於呂令而詳於續漢禮儀志大抵先王謹農事之遺意也成都大都會自尹而下茗漕二使者之治所在焉將春前一日有司具旗旄金皷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所謂芒兒土牛以獻於二使者最後詣

尹府遂安於班春之所黎明尹率掾屬相與祀勾芒環牛而鞭之三匝退而縱民磔牛民讙譁攫攘盡土乃已俗謂其土歸置之耕蠶之器之上則蠒孳而稼美故爭得之雖一丸不忍棄歲率以為常紹興丙子余往觀焉見二叟立牛側一叟撫牛而歎曰是孰象似汝孰丹堊汝孰引羣吏俎豆而羅拜汝方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雜然而前陳以導汝至此而空一府之人以觀汝也不亦榮而甚可樂歟俄而挺者競進擊者交下而

汝始碎首折骨矣譟者奪者負者趨者而汝始蕩為游

塵散為飄風矣嗚呼悲哉今夫富貴之家高明之門倚

勢而怙寵役物以自奉噓吸生風雲叱咤為雷霆偃然

自以為莫已若也有不似茲牛之始至者乎及其權移而

運去大者隕身赤族小者觸刑抵罪雖三尺孺子莫不

聞而哀之有不似茲牛之既磔者乎吾悲夫禍福之無

常而慶弔之相躡於俛仰之間也吾又悲夫造物者之

戲人胡為而至斯極也吾是以歎一叟局局然笑曰子

何言之陋耶是安從生自土而為泥自泥而為牛土不知其為牛也自牛而遭礫礫而復為土土不知其為牛也彼既不知其為牛矣則雖象似之丹堊之俎豆而羅拜之與夫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而致之空一府而觀之彼且何榮而何喜乎哉彼既不知其非牛矣則雖擊之碎之敗之有之彼且何懼而何戚乎哉牛固無所喜慍而世之人方且認外物以為已有其未得也挾術用數以致其必來而其既去則猶殫智極力以

幸其少留也可不為之大哀乎其有愧於茲牛多矣而
造物者初何與焉莊子曰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
處順憂樂不能入也予無庸歎嘗試以是觀之余竦然
異其言追而問之若何為者也二叟皆不告而去余歸
而録之蜀固多隱君子哉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九

全蜀藝文志卷五十

明 周復俊 編

雜著 誄 哀辭 祭文

弔紀信文

唐盧藏用

維年月日某官名恭弔漢忠臣將軍紀信公曰皇綱圮兮帝紐頹王風悲兮霸道衰天運促兮周以復秦德棄兮漢業開何項王之贔屭作驅除於雲雷豈淵海之飛盪資拔山之偉才於是左契歸楚羣雄奉職皇矣漢祖

獨負其直刴滎陽之圍城兮既孤而逼偉將軍之天誘兮矯奪其識彼見危而授命兮亦各有時考振古以為觀兮罔恢帝基感將軍之憤兮壯大義之在兹仰前修以砥節顧車廻而馬遲嗚呼身既焚兮業既昌楚歌絶兮漢道光君不旌兮史不揚功不録兮歿不傷奄孤墳以載葬抑千祀而為荒皇周敷訓兮澤及枯胔伊予寡德兮忝宰兹地奉宣嘉猷兮懼尸厥位思將軍兮允忠且義託神交於萬古兮實獲心志乃斵石於他山兮式

幽墳以昭賁詞曰攝提貞兮奉揚仁風跋涉草莽兮祠
弔紀公善彼勇兮殺身為忠九原不作兮予將焉同金
石刻名兮千萬歳魂魄光烈兮為鬼雄

白雲先生張少愚誄　宋蒲氏芝（少愚之妻）

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氤氳挺生英傑卓
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
大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禄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
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

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吴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户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汍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祕書郎辭官歸隱居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六召不應性樂山水遇有興雖

數千里輙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而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為之誄云

樂善郭先生誄　楊天惠

孟子論士以為入而獨善其身則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出而私淑諸人則孝弟忠信誨人不倦如此人者蓋古之所謂天民君子而今之所謂鄉先生者也以余觀於樂善先生豈其人耶先生諱某字長孺自言本虢叔後

號與郭聲相似故轉為郭其遷徙入蜀初莫詳也今為成都人曾祖諱某大父諱某世以晦德相先廸皇考益力學為文詞知名於鄉先生幼讀父書盡傳其學皇考蚤世先生執喪如成人喪除猶有餘戚奉母夫人極謹身率妻子約衣㴱食操井臼以養無懈時閒遇親疾輒憂恐緼火結帶晨夕侍不去疾平乃已先生家居陋甚然徒步出入里閭人望之常辟易其耆壽以先生篤於親故多遣子弟持脯𦟝助給太夫人滫瀡衣葛費先生

得之不以一錢私妻子悉歸親所數奉甘脆美好物親欲必供未嘗以有亡為解親没先生哀毁骨立畚土成墓廬其旁三年遂菜食終身先生鮮兄弟獨從兄存尤困憊先生輟食飲饋之比其疾革有老父穉女在先生趨告之曰兄毋憂某能為兄身任之即日迎館于家既辦喪與葬竟奉其父如父已殁送如禮撫女如子已長聘以時異時先生從祖父母及叔父母皆無後委棺客土先生傾所有舉四喪葬高原春秋奠享必及無闋舅

有狐兒體下不立先生携歸敎畜為娶婦有子母黨之祀賴以無絶先生氣體夷粹侃侃似不能言遇人無貴賤磬折下之然其中端挺不倚終日劇談無駁雜戲慢半語故鄉人之善者親附其不競者尊憚之平生惟好書無他嗜丹鉛㸃勘筆不去手自經史百氏之書浮屠黄老之教下曁陰陽地理醫卜之藝吐納煅煉之術皆研盡其妙有易解十卷書解七卷老子道德經解一卷三敎合轍論闕卷蔬食譜一卷歌詩雜文十卷以為立

身揚名莫如孝作孝行圖守節高蹈莫如隱作高逸圖

善惡之應猶影響作陰德雜證圖各為之論述傳於其

徒時朝廷設八行科求篤實尤異之士鄉老喜相語曰

吾里有人矣於是合千百人狀先生美行于縣于府以

卜數府縣以禮延置鄉校將薦諸朝會先生病卒年若

干實某年月日也娶張氏生一子某登上舍第二女未

嫁以某年月日葬某鄉里其友人楊匯曰自古賢者歿

有易名請謚曰樂善先生而東蜀楊天惠誄以文之凡

先生之獲於人者其斯而已矣顧不已薄哉然以聖可為子而殭為善頗能自將要必能起其家者則天之報先生其亦奚薄哉誄曰

嗚呼先生肫肫於食貨而安矻矻於為善而樂若猶可及然至其用貧以裕子而親以施于人而我皆無憾焉是不可及已弱無固壯無專老無在死無餘此元次山所以哀紫芝者顧某於先生亦云嗚呼先生其果可以戒塗之淫佞也夫其真可以配古之卓行

也夫

房季文誄　　　　前人

季文房氏名彪曾祖諱某父諱某偕以邁德為成都聞家自予假館於其家園季文從予學文最開敏有精識然不樂效書生作應用之詞尤羞與鄉校少年伍予曰子親之髮垂領矣日望子速化叵若何季文蹙然起為一再試學官皆異等後三年訪予於郫文益工行益峻潔又一年從予府城之客舍則勝言脩脩逼人予曰子

何自得此季文曰彪比師者而友謙之二子皆大士也
請介以交於先生予曰固願之然恐難致耳季文曰彪
能致之居有閒二子不來予問故於原父原父曰前闕
日季文死矣某拊髀嘷失涕實某年月日也於是其母
若兄將以是歲月日葬之某鄉某里而乞銘於予予弗
忍銘也故誄之以遺之季文妻某幾歲誄曰

予頃疑仲尼聖之盛也頗遺恥於少賤既老而後集
成六經怪子雲賢之尤也仍竊悔於少作蓋晚而後

覃經顧闕子廼交臂於壯齒而童烏騄談玄於稚齡

斯已奇矣然造物者闕既其實而司命者忍復隕

其英吁嗟季文子予無以啥若矣請問諸泱漭之庭

寧魂辭　　張商英

熙寧元年六月壬戌有星隕于張氏之宅是夕也予兄

殿中侍御史次功卒明年二月乙酉葬于雙流縣之甘

泉鄉從父塋禮也兄敏悟出於天禀弱歲通五經善綴

文是時祿寺府君自三江之新穿徙居于江原之金馬

有鄉先生號為碩儒次功就學歳餘曰才有餘而道不足不可以為吾學府君異之以一壥購書千餘卷資其讀次功閉户刻苦力學或半歳不識肉味年十八鄉書送至禮部後五年為解頭遂釋褐調南平決曹掾非其志也乃嘆曰大丈夫進無竹素之功退無千古之名何以出人益發憤而大窮古人之道胷中所藴灃淪㴗渤而不能自禁於是溢為文彩頃刻千字感槩以吐其憤浩蕩以快其思曠達以疎其情清苦以歛其氣至於時

之理亂民之利病曉然洞見其本末而計謀識慮常在人意之表前後封章十餘上諸公聞其名以賢良方正科薦者五六人以臺諫館閣薦者數十人自南平更典秭歸獄遷襄州穀城縣令改東觀即監閬州稅遷祕省丞太常博士今上即位遷田曹員外郎以近臣薦其鯁正有先識之明擢為殿中侍御史正色言事不顧時忌方將大出所有以澤當世不幸以憂去職感疾而卒嗚呼次功之名暴於天下之耳目播於多士之詠歌記錄

其章疏議論藏於祕府其文章流落溢於好事者之巾箱其始終大槩具於予之行狀今其葬也内不瘞志而外不揭表次功之名亦可以萬世矣故為辭以寧其魂辭曰

遵邑門以西出兮蓊莽乎甘泉之野覺九壤而為室兮閟窆乎黝無晝夜慨俊邁之永息兮逐霜筌而奄謝遺紛垢以探玄兮杳未窮夫上下歛清氣以歸藏兮貢轜車而曉駕感湔流之噎咽兮抱遺恨而東瀉

鴻靈澒其罔物兮遞有無以更化悗人世之飄游兮
孰悲咷之自暇砥才刄以反戕兮彎智弧以卻射甘
大患而役形兮髙不覩夫太華修途邈其無隩兮驥
足憊而莫跨大空蕩其亡隈兮鴻羽摧而已下既明
哲之是畀兮胡壽年之弗假晝涼宗之薄祐兮踤百
罹以予嫁蠱五内以寸裂兮涕浪浪而横灑涕與血
盡兮可奈之何伊人往矣兮遺我實多犖犖伊人兮
其儀峨峨冠姫服孔兮躪雄蹈軻安貧力學兮一志

無他晨炊不紹兮恬事絃歌鸞騫鶴翥兮匪駕匪駉
驤馳矆睒兮弗瞶莫佳切弗蹉㣻劊譎詭兮㣻相謬訛
柄停浩氣兮𣂏斟太和舍塿躋衡兮去潢泳河鏜韶
嗄鄭兮掐蘅扚莪雄文煥爛兮乾象森羅武庫抽鏑
兮霜寒萬戈突為層崖兮漲為巨波呼號蕩海兮獰
蛟戰鼉堂堂勁氣兮不撓不阿孤篁挺節兮危松擢
柯彿肩狐貌兮毅然詆訶豪焰浡浡兮青穹上摩妙
齡升冠兮俯陟賢科扼居下僚兮珠潛于蠃嗤誚彼

已兮胡食其禾捐生取義兮感歎汨羅忠憤自許兮
沽求則那皂封瀝血兮志念時疴議論端確兮不磷
于磨如廣指的兮如秉診瘥名擅海内兮價重鑾坡
晁劉大對兮勇過廉頗安能俛首兮壥壒婆娑熙寧
之主兮軒道虞德寤寐正人兮心虚席側濯濯羣公
兮推挽先識僉俞允諧兮趍寘言職霜簡稜稜兮豸
冠鬖鬖言行俱危兮不訐不愎綱惛高造兮曩謂司
直髙步跨古兮烈烈無難色抉開肺腑兮攄出丹臆寧

同江葦兮漩止濤逼渾首可殊兮語不可黙一軀胡恤兮誓於報國囊裝靡釋兮日徯南殛虎嘯于山兮貆匿于棘阜鵰戛雲兮鵶鵂攛翼旦聯寶珂兮伏覲宸極一言感悟兮天衷太息隆棟鉅礎兮行睨厥力謂可近侍兮獻替失得濔濔素畜兮皐夔益稷匪徒藻翰兮鈒繪紩織方圓設施兮大㦸悃愊如丹伏蒲兮如藩批敕嘘吸淳風兮薫沐動植挹清浣汙兮拄强撐踣布序萬曜兮躔南舍北昴暈潛白兮衝妖喪

黑愊忸勍虜兮扱衽匍匐沒煙為疆兮朱耶就纆志

遥嚚邈兮皎皎不惑車擊輠摧兮蘭燔香熄笑言在

耳兮音容或或于庭于牆兮誕謾莫測嗚呼哀哉母

垂白兮子勝裳死者佚兮生者傷慘聚首兮號素堂

哀聲苦兮白晝黃曾而存兮智而亡天乎何辜兮遘

此不祥感神祇之不妥兮畏山岳之摧岡駟黃螭以

佡舉兮憩予懷乎彼蒼彼蒼祕其寘造兮愍予心之搶

攘假宵夢以諄諭兮漏靈機之渺茫呀九閎以洞闢

兮進予趾乎玉廂曰地行之泯憎兮徒紛紛其吾殃
三才剖而殊體兮吾獨宰乎陰陽蒸和融潤兮噴燠
呵涼六氣欲叶兮三辰欲光元精遺以墮世兮孰吾
弼而還相豈而世之寳才兮吾固亦珍乎畯良忽形
開以寤興兮諒神理之不荒茍詰施於善惡兮奚顔
短而跖長嗚呼哀哉維昔吾考兮志操逸羣顛沛於
善兮革家以文質衣而飡賔客兮市田而購典墳門
惟蓬茅而賢轍常滿兮廩乏餼石而義聲四聞肆吾

兄之肯構兮爲時卿雲擘芳桂以飄纓兮釋南畝之
耕耘嗟人事之反覆兮何變故之糾紛天澤方連於
星驛兮蕤聲已咽於鄉枌悲予才之短耗踈促兮其
曷以就先志而嗣清芬念獲終於正命兮予又烏能
効宋玉之招魂嗚呼哀哉世衰俗薄兮仁義不施機
功競騖兮化爲澆漓已矣乎長往兮蜕去如遺歸如
返寂兮又奚其悲戢收精爽兮隱于大儀娩元朴以
長存兮縱陵谷之改移勿降爲賢人哲士兮憂患生

於有知勿瑞而為騶虞鸑鷟兮嗥豺狼而噪鳶鴟勿秀而為紫芝朱草兮山草占春以離離勿堅而為黄金白璧兮繞指耀鋼而誇功矜奇嗚呼噫嚱兮萬古有畸不知其人兮視此哀辭

祭王岐公文　　范鎮

維鎮與公官事多同若一臂交常相依從公進於用鎮退居窮罙十六年公譽自充方遂平生奄忽以終自予退居人事隔絶侍從常僚不復通謁惟公每歲遇上元

節置酒開罇笙歌間闕　道應闕　窮歡闕　悅自顧耄耋
年七十八苟在人闕　能幾日月令公此闕　所
恨闕　劣不能酹别

祭李舍人文大臨　前人

惟靈諒直果敢著于平生於朝盡忠於人盡誠伊余與
公自幼相從闕　景祐中謁來之東同年登科四紀于今
白首一節金玉其心近闕　去冬詩筒見貽三老唱酬歡
如塤篪江山之興共得其時余雖勉招討方覽窺凶訃

之來肝腸摧悲頳昌寓居道遠人疲遣致薄奠公其鑒之

祭范蜀公文　　　蘇軾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爍焉長庚死生契濶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甍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

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同前　　蘇轍

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以東氣和而平徼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伯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為屣履以迎自毀

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起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詭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復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蟊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為臣開門接士不怨不憤羣枉既消衆屈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於是翹然自名足以為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融有不盡忠䆮隗之間頼凟之側有廬

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鍾律樂成既上疾亦告
革嗚呼昔我先人公蚤知之白首相歡往事莫追軾方
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初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于
門曾患之不恤而惟義是敦今共云亡無復斯人

代趙端明祭范蜀公文　馮山

大賢於人景星鳳凰不出則已出則為王者之嘉祥有
目者爭先覩之為快及其不復見也識與不識共惜乎
人之云亡方公妙齡起于華陽風流文彩相如子昂及

為從官而慷慨論議揚雄李固不足以比方使中州之豪傑視蜀青衿之子而不敢詒慢者由公為之主張白首玉堂而不自如聊卒歲而徜徉先請老于耆年遂濯纓於滄浪踵越相之遺風輕二疏以粃糠方元祐之訪落登耆明而贊襄凡天下之大老雜遝至于廟堂詔書旁午而不起乃引禮以抗章完始終而無虧孤高岌如太行衮繡在前而弗之顧獨友乎仲元與蜀莊嗚呼未老而歸數十年流輩零落者殆盡而公方傲睨乎林泉

忽新樂之方上梁木壞於壁田乾坤倏其安往騎箕尾
而上天其不發為卿雲甘露以輝潤乎萬物則將結為
精金美玉而發見於山川悲夫自昔登門屬居某後束
書從師公則誨誘義兼姻婭子舍維友宦遊窮年去德
滋久謂言于公當享上壽杖履從公志或可就云何一
別遂不我有我欲哭之天高地厚人亡師表國失耆舊
江漢竭靈岷峨隕秀千里致奠豆肴卮酒言出涕隨公
其聞不

代許内翰祭李侍制文　　前人

維公金馬碧雞西南之珍奮起江漢儷蹤淵雲秉筆立朝𡟎詞皇墳熙寧之初英彦凫藻孰不紓餘以自𥜺𥚹公獨守官不少低繞拂衣西還便欲請老岷山之前有田一廛圖史自適樂全乎天嗟予鼎來異獲親賢須公疾間當奉周旋云何不淑館舍是捐嗚呼性命之理在公已通昔生非有去亦無從公雖偃然人則懐公一罇一奠聊與人同

##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蘇轍

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藥市解鞅精舍時始見兄頎然如鵠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若舊識屈信臂項閱歲四十性直且剛纖惡不容與人盡言口如病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疵行有利病勢有隆汙始終一意不為薄厚交遊之間蓋未始有昔我之東師則有言遊宦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患所由亟還于鄉泉石可求我志師言未返而顛師亦不待與化俱遷遣舟與

榮萬里來訃開紙失聲悔恨無所彈指西望卯塔既成
臨絕之言求我以銘自我竄逐憂病相襲緝綴清風得
一忘十追懷曩好徒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收淚
語舟歸酌流水一生一死誠則無已

祭白帝廟文　　何逢原

白帝子陽氏維公孫生於西方扶風茂陵耻臣新莽
擊滅宗城遂據益州帝其民人四七之際赤伏再興十
二為期殄我金行背城以死允也國君異安樂公喪邦

保身扞關之顚歸然古城廟食其中威靈具存旄頭法駕御如羣臣環佩結裾繪畫錯陳遐想盛時文物聲明黼黻魚鳧豈帝之倫我懷英風酹以斯文休哉白帝千古益尊

祭漢先主昭烈皇帝文

明獻園

維洪武二十四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二十八日敢昭告于漢昭烈皇帝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曰龍興雲從君明臣良曠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不常曰若稽古實惟成

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咸有一德革夏為商歷嬴秦而兩漢孰能襲其遺芳偉中山之帝胄當羣雄之擾攘噓炎焰於寒灰時三顧於南陽情交懽於魚水言靡間於闗張保岷峨控荆湘三分天下開拓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代而有光予丕仰於休風幸開國於是邦覩閟宫之頹圮歎古栢之荒凉命我將士繚以垣墻屹棟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焜煌新規模於今日聚精神於一堂告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釃酒刲羊惟帝與侯神

其洋洋祐我蜀民降福穰穰

祭杜子美文　　獻園

維洪武二十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某日遣官以牲醴之奠致祭于草堂先生杜公曰先生距今之世數百餘年而成都草堂之名至今日而猶傳予甞縱觀乎萬里橋之西浣花溪之側尋草堂之故址黯衰草兮寒烟是以不能無所感也於是命工構堂闢地一壓扁舊名於其上庶幾過者仰慕乎先賢然人之所傳者先生之遺

編也而予之所羡者蓋以先生一飯之頃而忠臣愛國之惓惓雖其出巫峽下湘川固不戀戀於此而先生之精神如水之在地無所往而不在焉爰矢辭於翰墨寫予心之悁悁臨風釃酒尚其來旃

祭韞玉山文　　獻園

維洪武二十八年歲次乙亥八月某日遣成都右護衛指揮同知李遵以牲醴之奠致祭于韞玉山之神曰山者石之所自出而石者地氣之所凝結也今欲命工匠

動雲根分翠巘之嶢岩鑿蒼苔之磊落以為邦家之用

而爾神司之用是遣使致祭以告于兹山之靈俾人匠

之衆陸運車輸履險如夷黙加庇佑式昭靈貺伏惟神

其鑒之

全蜀藝文志卷五十

全蜀藝文志卷五十一　　　明　周復俊　編

雜著三　世家　傳

黄楚望先生世家　　　元趙汸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資州内江縣曰舒藝卒葬資州次子師明留居後遂為資州人先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内附國朝年十闕矣慨然以明

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
苦思如故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别集詩文皆不
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
顔淵仰高鑽堅論以自闕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
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祿趍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
東湖考滿即歸閉門授徒以為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
疑義千餘條離析辯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
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

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决意歸休以六經絶學為已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闕經隱賾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先生卒於至正六年丙戌某月某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儀甫所歸棺斂九江學者蓋少先生又深自韜晦不求聞知唯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

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為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等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闕

之闕　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
起數立象之機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質文
異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
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
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
而未通者皆氷解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
後得之闕　為天開其愚神啟其祕也其於易以明象
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而其機

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以為易起於象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辯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息而為象者

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識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輯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畧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機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曰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於異而

自巽作辯同論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辭有説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蓍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來向上之一而其脉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而近代闕　周闕　説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辯闕

義有虛辭不合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闕

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闕貴王賤霸尊

君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闕

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又作

諸侯取女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

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丘作甲辯凡如是者十餘通以

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

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語

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俏亦未為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葢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

隱微遂爲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
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脩
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
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
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
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厤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
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葢如此又懼夫學者得於創聞
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

觴春秋指要經旨舉畧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脫槀示人也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議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其論周禮以為六官所掌皆循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闕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闕變而輙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書此不難闕圖之制與孟子不合則

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計
武王之興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
地削邑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為三等如孟子之說
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勲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
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
耳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
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屬多
寡之由職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說發義尤精其祭祀之

法則兼戴記而考之作二禮祭祀述畧禮經復古正言其辨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祭之說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即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祭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宗

武王於明堂以配五神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注以圜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土處財匱大禮遂廢所脩惟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圜丘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生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

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為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謂北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為禘小於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圜二丘而祀一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為古今不決之疑矣其變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闕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君子以為聖人之

生異於常人無異義闕况闕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闕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為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蓍策闕皆緯文也其可盡廢乎其辨胡仁仲以社為祭地曰二社以闕穀之神而配以勾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臣百姓大闕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名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

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其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即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

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人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闕於社此古人

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說如此大

抵先生之闕以為聖人制禮遠近親疎高下貴賤皆有

自然之序必通其本原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

全體圓轉之天統南北極黄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

言故主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

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

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

者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

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四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其辯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

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於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嚳

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闕十闕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闕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禮禘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

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其

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

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

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

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為

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禴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

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

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

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於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勲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

祭用生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而祭之此於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為有文王廟則是於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矣然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為成王賜者本

明堂位祭統以為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秋魯鄭周廟晉有禘祀見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多如此其辯說詩之失以為古者重聲教故採風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大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大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足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

一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闕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為風也周禮王巡守則大史大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大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大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

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

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辯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為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絶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先生經學自得之說為多以其書不大傳故掇其關於體要者著之當是時唯臨川吳

文正公辯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為知先生者常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養病九江濂谿書院見先生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心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善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辨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如黄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為序以歸之其略曰楚望貧而力學讀易春秋周官禮記為之辨釋補註弘綱要義昭揭其

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信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為之大快乎予嘆美之不足因以諗于學者蓋必於諸經沈潛反覆然後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然先生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為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巳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公泝之使還過九江請先生於

濂谿書院會寓 闕 縉紳之士躬定師弟子禮 闕 山
受一經之學又將經紀先生家為子孫計先生謝曰以
君之才輟朞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
而已若子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
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學士為之歎息而去或謂先生
幸經道以明於已而又閟於人如此豈無不傳之懼乎
先生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乎
德化縣令王君子翼請刊補註藏先生家先生猶慎重

之非其人不傳也荐經冠亂故宅為墟遺書之存者鮮矣悲夫先生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於闕塞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葢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贊易刪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將以為百王大典遭秦焚書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湣絕於斯時葢自開闢以來宇宙横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具著成就孔

頴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
窮經斯以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為定論至宋清江劉
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
傳註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及子朱子出而
羣言有所折衷遂定于一猶吾夫子之志闕 子於
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學者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
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
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

矣而門人學者于二經師說不敢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為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與汸始拜先生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念其遠來不以為不可教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為思也請問致思之道先生曰當以一事為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

為喪父長子註曰無所授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汸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于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為主之矣嘗以

質于先生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母輕發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三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三年之外訪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生為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訪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

先生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象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有遺恨矣謹述先生世家文行大槩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當世斯文為己任者尚克表章之

至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朔學生新安趙汸狀

史母程氏傳　　袁桷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不忍言也夫朱祺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卒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

刺之廼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褓孫尸積於下莫
刺者偶不及尸血淋灕入褓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
薄匿他所後出蜀為樞密使嘗袒示人未嘗不泣下賀
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
推是考之蓋可悲者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
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氏號名
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
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携其家下峽江

以槖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隣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為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嫗語于隣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窆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為浙東兵馬鈐轄鈐轄

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緜嘉熙至于今且四傳矣噫蜀緜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盛絶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贊曰婦人内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況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媿馮道夫人以死傳宗尗

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平蜀傳

江邑世隸渝郡元末兵亂羣雄角逞（至正十二年）全蜀為偽夏主明玉珍所據渝即夏都江邑為偽畿甸邑未幾珍殂子昇嗣歲辛亥（偽夏開熙五年）實我太祖高皇帝金陵登極之四年也時已削平群雄混一疆宇惟明氏依違弗決正月乙亥太祖乃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暨平

章楊璟等率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頼川侯兵趨隆州五月丙辰湯和師發夔州攻瞿塘以江水暴漲駐大溪口已未傅友德兵至漢江阻水未渡造舟以濟已卯至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卒莫能通適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歲月投漢江順流而下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六月壬午友德攻漢州守將向大亨悉兵出戰敗走進克漢州先是夏人聞王師將至悉衆守三峽及階文失守乃分瞿塘守兵以援漢州及

至而城已下矣逆戰敗走兩川大震丙戌太祖以湯和師久逗遛賜詔責之廖永忠聞命奮起率兵先進會得木牌于江和亦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通道以趨夔州守將飛天張整衆逆戰大敗退走而出峽水急又阻于鐵索飛橋舟莫可進永忠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夏人不之覺也度其將至乃夜率精鋭分水陸為二軍而攻之遂克其陸寨舁舟者出上下夾擊大破之擒斬無算遂入夔明日湯和兵至乃各

分兵約會重慶丙申永忠舟師自夔州乘勝直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等大懼欲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止之曰事勢如此往亦無益況此城之兵膽破心悸區區城守死傷必多不如早降以免鋒鏑也乃遣使納欵請降永德以湯和師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兵至乃合駐朝天門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諸臣以降東川底定江邑遂入王朝仍隷重慶七月庚申傅友德兵圍成都偽丞相戴壽及知院向大亨等驅象載甲士出戰友德

中流矢益奮鋭進擊大敗其兵會得重慶報壽等遂請降友德接兵入自東門壬戌遣兵徇下州郡未附者八月甲子周德興兵下保寧蜀地悉定乙丑明昇至京師賜爵歸義侯賞賚甚厚九月乙未和等班師還京上所佩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及路府州縣宣慰宣撫之數官吏將士牛馬等類太祖頒賞有差蓋自出師至此凡九閱月爾臣彝曰大哉皇靈其丕顯乎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王師伐蜀拯民

水火昭義闕哉古者征西將士多不利光武屢隕元戎宋祖兩川反覆視今中山頳川之師風行電逐無一矢隻輪之衄誠帝王之師以全取勝哉征伐之烈振古所無也薄海内外罔不康乂迄今用休是皆高皇開天列聖撫運之所被也於戲賁隙照者仰大明飲勺流者思滄海矧我蜀人

韓娥傳　　明劉惟德

娥姓韓元四川鹽運司副使韓新澤之孫處士韓成之

女也母王氏生娥於元至正乙酉娥甫三歲失怙七歲
失恃鞠於叔父韓立遭元季之亂歲丙申盜賊蠭起劫
奪貨財擄掠婦女無所憚叔母杜氏度娥不能自保容
謂娥曰我夫婦老矣汝年十二必遭寇手吾不忍視汝
受掠吾製男子衣裳汝可服之寇知汝男或可免叔父
又哭曰汝本故官之孫吾鞠汝恤汝願汝有家不幸至
此時也命也汝宜自裁娥受叔母教即易其服總其角
旦日往拜叔母曰而今而後或違母訓有死無二豈忍

不念吾叔母言甘受冠辱求茍活耶未幾果爲冠擄問韓娥姓名娥曰我韓關保也遂與負戈而往後遇萬户王起巖見而憐之以與千户羅甲甲蜀之敘南人也撫之如已子與征雲南自雲南復歸敘南娥在師旅中與人和睦或有與之嬉戲即正色曰韓關保不能閒戲恐官長怪責無益也每遇祈寒未嘗怨咨暑雨未嘗裸浴至夜則和衣而卧卧常後起常先人問其故曰恐家務不辦乃爾自是甲有軍旅之事事無大小娥皆勉力爲

之無斯須惰容甲矜其勤謹間與之酒辭曰闕保天性不能飲飲輒病甲益重之娥尤兢兢業業惟恐有失而違叔母訓出入軍中一十二年人皆不能窺測又善以父事甲故甲信而不疑甲嘗謂人曰我之闕保幹蠱之子也為之婚娶與其成立娥不得已從而百計避之婦訴其父母父母責娥夫婦不睦娥猶隱諱不言一日娥從王萬户自敘南之成都計事娥微行至城東度緣橋物色得叔父母已不能識娥矣娥具以實告指額上刀

傷痕仰天痛哭叔父亦哀其艱苦將以白金贖之王萬
户謂娥叔父曰是子羅甲之闕　爲爾之女姪事聞
有司召媪視之媪曰室女也萬户乃受白闕　叔父
以娥歸戍士馬復宗生男一人女二人娥夫婦繼歿而
男闕　洪武奄有全蜀王萬户入京朝授禮部郎中
致仕還蜀以聞于蜀闕　召見賜寶鈔五錠襃之士君
子多爲詩文襃美永樂七年冬十一月余使蜀方外士
韓太和立之子娥之弟也以其詳詣余誦之余喜娥之

貞烈且孝作韓娥傳

劉生曰韓娥少孤遭時多艱受叔母一言微服處軍中一紀人莫辨其為女譬之執玉馳馬馬驟而玉不墜捧盈升車車搖而盈不溢善於執捧故也亦由洞洞屬屬之心堅似金石故能保其身歸于馬氏娥有三善焉智也貞也孝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娥之謂也

清風先生傳　　前人

先生姓楊名學可其先世居蜀之新都闕相傳為關西

夫子楊震之後至處士某其裔也有隱德弗仕惟讀書教子鄉閭稱為善士先生其子也自丱角好語孟書既長就學從鄉先生某受詩書春秋三經學既通丁元季世海内震動四郊多壘先生知蜀不能居乃遁入雲南之昆明邑昆明士君子聞先生來爭設皐比席以延之先生講論六經開陳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嘗謂帝王自有真不可僭竊以取荼毒由是名公貴人聞先生之言皆守其分大夫士服先生之訓咸知其義故

多敬事先生而心實忌之先生亦知西南夷不可齊以禮又不可屈已以從夷俗尋歸西蜀遭遇明氏强盛以國子助教逼之先生辭不就職至以法挾之先生堅以抱疾杜門自守逮乎聖朝混一海宇先生與故官宿儒計偕赴京師訴老疾辭歸蜀蜀之士知先生道學之明執經座下者無虛日先生隨其才而敎之皆有造就由是先生之師道益彰彰于遠近矣未幾蜀邸就封崇儒重道乃召先生為蜀中士子矜式士子多躋顯官盡忠

相國王知先生有德賜田宅於國之大安門外駟馬橋北俾先生有終身之樂闕流水畫橋題柱客清風精舍讀書人一十四字列于先生之門士子從學者皆稱為清風先生闕郡顧禄篆書清風精舍扁于室且為文以記大夫士歌詩褒美永樂七年冬十一月余奉使來蜀道經其門得拜先生函丈前入門則喜松竹滿園芳菲繞蹊有隱者之趣焉升堂則喜詩書盈案琴瑟在前有長者之風焉又愛温如崑山片玉者仲子也秀若桂

林一枝者季子也茂似芝蘭玉樹者衆孫也貴如瑚璉圭璧者諸生也先生坐定畧見辭色亹亹乎經史雍雍乎禮讓余益喜而敬曰先生少時奔迸遐方先難也命也暮年遭遇賢王錫養老厚恩後獲也命也於是乎先生之清風遠矣高節遂矣宜夫門弟子以清風先生稱之不誣矣作清風先生傳

劉生曰晉徵士陶潛居柴桑里於夏月高卧北牕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先生居精舍子孫闕　師上論道

清風徐來焚香静坐陶然為堯舜之民視潛無愧矣



全蜀藝文志卷五十一